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第四
函
六
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起乙酉唐高祖武德八年。○凡十六年。盡庚子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質實

舒州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晉熙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質實

吐谷渾西

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夏四月西突厥遣使請昏許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以問裴矩。對曰。今北寇方彊。國家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徐思其宜耳。上從之。范氏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不以為耻。而以為法。以為畏

之邪。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耻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而欲奪人之國。亦耻也。高祖不謀於眾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耻也。夫匹士求偶。猶以其類。今乃以天子之女。而棄之戎狄。變華為夷。豈不哀哉。然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為難。其臣亦不以為非。由高祖啓之也。

質實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

復置十二軍。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復置之。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恭帝侗皇泰二年。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突厥遂寇靈相。潞沁。韓朔等州。張瑾與戰太谷。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頡利遣使請和而退。

質實

貪婪

注見漢章帝章和二年靈相潞沁韓朔六州名靈注見
玄宗天寶十五載靈武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一統志云沁本後魏之
義寧郡隋初廢郡置沁州治沁源縣大業初州罷義寧
初復置義寧郡唐初復為沁州屬河東路天寶初改為
陽城郡乾元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
以州省入金復改為沁州元隸平陽路本朝初以附
郭銅鞮縣省入直隸山西道韓本秦之襄垣縣屬上黨
郡以趙襄子所築故名襄垣漢因之後魏兼置襄垣郡
北齊郡廢後周置韓州隋大業初州罷以縣屬上黨郡
唐初復置韓州貞觀中州罷以縣屬潞州宋屬隆德府
金屬潞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潞州朔注見漢高
帝六年馬邑太谷古地名本晉大夫陽處父之邑秦屬
太原郡漢為陽邑縣晉屬太原國後魏屬太原郡後周
徙治今縣地開皇初郡廢以縣屬并州後改為太谷縣
以縣西南有太谷故名唐初置太州尋廢州以縣屬太
原府五代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初因之改屬太原府
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任城國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
年四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質實
權量注見周
顯王十九年○冬十一

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質實

侍中官名。注見武德七年。

○加秦

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質實

雅樂。注見齊武帝永

明九年。○以裴寂為司空。

日遣員外郎二人。更直其第。

二月。以齊王元吉為司徒。○初令州縣里閭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閭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質實

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啟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懼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士。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

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堯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上。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游。所奏災異。悉焚其藁。

集覽

漢譯胡書。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姚興使鳩摩羅什翻譯西域經論。自立胡神。傅毅曰。

西域之神。其名曰伊。白漢明帝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空桑。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長而賢。為殿湯相。輿地要覽。汴梁雍丘縣。有空桑城。伊尹生處也。韻會注。空桑。山名。伊尹生處。亦曰三惡。張九韶曰。一。色慾門。上尸道。

秦王既有創業之功亦饒守成之略唐高祖審度神器所歸自當早定大計顧乃優游不決坐致慘禍誠不得辭其責若秦王

天塗界。一。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二。貪慾門。下尸道。地塗界。是謂之三途也。六道。俗云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是謂之六道也。張道源。并州神人。一統志云。空桑。城名。在開封府陳留縣南一十五里。帝王世記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日若出水。即東走。明日。日果出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為水。遂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即此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道士。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女冠。注。同上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醜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王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

夷明特達
爲有唐之
命主其於
建成元吉
豈無委蛇
善全之道
必致骨肉
相殘取譏
後世固其
謀之未臧
匪獨遭逢
茅幸也

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生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惟長孫無忌在。與其舅高士廉。將軍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於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晔。密告世民曰。太子誣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

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公更圖之。敬德曰：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嘗謂護軍薛實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至。若使二人得志，天下非復唐有。大王柰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傳奕審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人，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

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於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眾大至。攻立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救。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眾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諸將又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敬德曰。此非所以求安也。乃止。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召傅奕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勿以前事為懲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

蹠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爲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柰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集覽。周公之事。謂殺管叔及蔡叔之事。浚井而不出矣。舜之母早死。舜父瞽瞍。再娶而生象。愛之常欲殺舜。後嘗使舜穿井。舜旣入深。瞽瞍下土實井。舜乃爲匿空旁。出之。空音孔。塗廩而不下。瞽瞍使舜上塗廩。舜

既上。瞽瞍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獲免。太白經天。天官書。太白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韓詩外傳曰。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為啟明。秋見西方以夕。為長庚。晉灼曰。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己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兵起也。又太白罰星。注。見晉穆帝升平元年。秦分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鶉首。秦也。星經云。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又注。見晉穆帝升平元年。立嫡以長禮之正也。公羊傳。隱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嫡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也。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隱太子。建成也。後追封息隱王。文王之明。記檀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孔子家語。周制立孫注。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泰伯之賢。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太王廢泰伯立王季。子臧之節。注。見晉惠帝太安元年。喋血。蹠履也。謂殺人而流。履涉之也。漢文本紀。喋血京師。顏師古曰。喋當作蹠。質實。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五年。漢梁孝王故事。事在漢景帝中元二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一統志云。康州。本秦之南海郡地。

漢置端溪縣屬蒼梧郡東晉於縣置晉康郡隋廢郡以
縣屬端州唐初於此置南康州尋廢復置名康州天寶
初改爲晉康郡乾元初復改爲康州宋初州廢縣仍屬
端州尋復置康州紹興初陞爲德慶府又置永慶軍節
度元改置德慶路隸廣西道後還隸廣東道本朝初
改路爲府尋改府爲州以端溪縣省入隸肇慶府高士
廉河間舊人勸之子侯君集京兆三木人率更官名注
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昆湖池注見漢武帝元狩三年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張公謹魏州繁水人
海池有四在西安府唐西內一在毬塲亭之東一在咸
池殿之東一在望雲亭之西一在望雲亭
之北周公誅管蔡注見陳宣帝大建三年

發明

建成元吉之死唐史書之綱目書之先儒論之
皆已得其當矣二人旣殞又復盡殺其子此何

義哉自曹魏而下南北分裂朝代遷革必盡滅前人
之族此其所以享國不永太宗功濟天下治致太平
由漢以來未見其匹然不再傳而有武氏之禍子孫
殲滅幾盡得非昭昭之報有不容泯者歟不然唐氏
代隋方且錄用其子孫大非南北之比固不應
亦有是報也臣故因而論之以爲好殺者之戒

罷沙汰僧道

書法

建成既死。有赦不書。即書立太子何。不得不即立也。沙汰僧道。高祖意也。而庚申赦文首罷之。

雖曰高祖之赦。實世民意矣。綱目書於辛酉。決軍國事之下。蔽其失於世民也。世民於此。不惟心術之差。而急於悅人以忘。改父之嫌。亦甚矣。

發明

上書立秦王為太子。決軍國事。未聞有異政也。而首罷沙汰僧道。則非先務矣。考之前史。皆載

於立太子之上。蓋是六月庚申。赦天下之日。載在赦文詔中。至癸亥日。方立世民為太子。是以前史所載。如彼。然豈知當時詔旨。已出於太宗之意。故綱目特筆於下。以見太宗初政之失。此亦春秋誅心之法也。不然。贊唐史者。何為亦以復立浮屠譏之哉。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夫。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

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讐桓公。而得之以為君。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讐。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集覽

聞之程子。程子。伊川也。文公感興詩。耿耿。范太史。受說伊川翁。以小白繫之齊。

小白。齊桓之名。春秋書小白繫於齊字下。公羊傳。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氏。當國也。何休學云。當國。

質實

洗馬官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三年。詹事官名。注見武德七年。雋州。注見漢武帝元鼎

六年。一統志云。程子。名頤。洛陽人。稱之子。少有高識。非禮不動。宋仁宗時。上疏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見。擢崇政殿說書。文彥博稱為真侍講。後入元祐黨籍。與兄顯倡明道學。出其門者最多。世稱伊川先生。後諡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語于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事在左傳。莊八年。委質。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

書以魏徵王珪何美世民也。於是世民決軍國事。舉不棄讐。可謂無我矣。故予之。非讖事讐歟。

諫議大夫。天子之諫臣也。世民自為太子耳。故為東宮官。今為天子諫臣。何讖之有。雖曰世民以之。然君父在上。王魏安得自分彼我乎。綱目之書美世民也。果以事讐為讖。則必書以為太子詹事主簿矣。

發明

太宗之德。以從諫為首稱。今觀其聽政之初。即擢王魏為諫臣。綱目亦首書于冊。則其盛德固已具見於此。宜其有治致太平之功也。雖然。太宗從諫之美。固可嘉矣。王魏事讐之失。亦可聞乎。今觀先

儒辯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難。其說亦既明白。又何復議之有。然嘗反復思之。竊有疑焉。夫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為。彼王珪為太子中

允。魏徵爲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邪。若出於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之命。則高祖乃其君耳。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妾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於秦府。而爲秦府之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讐高祖乎。家無二主。國無二上。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之祿者也。非食太子之祿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爲有負於高祖。若藩王交鬪。則固有高祖在焉。卽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爲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旣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藁聽命。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有如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爲庶子。于志寧爲詹事。旣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于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爲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讐魏王乎。抑將聽命其君。而惟太宗黜陟之從也。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